

西行雜記

山野蠻人

2002 年 3 月 9 日

晚上八點三十乘新加坡航空公司航班到孟加拉首都達卡出公差。此行是為任教的工程學院來孟加拉和印度面試一批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同行還有化學工程系同事 PRK，他原籍印度。多年修來的道行，飛機尚未離地便就呼呼大睡。數千里鐵馬行空只看了一部好萊塢的爛電影，片名是什麼已經不記得了，也懶得去記，片裏有監獄、警察、強盜、美女。故事大概如此這般：強盜越獄搶銀行，美女離家愛上他，合夥百般玩警察。最後，強盜逃之夭夭，從此跟美女過著神仙般的生活。

一路上根本沒有像上次本家玄奘和他的幾個爛徒們去西天取經時那麼快活和刺激，被吳總安排到火焰山觀賞煙花，去女人國考察風情等等好節目。同是出公差的，真是同姓不同命啊。

飛機於當地時間（比東土故國慢了一個時辰）十點半便降落在達卡國際機場。我的天！從沒見過如此簡陋的機場，跟菜市場沒有兩樣。海關辦事人員人多力眾，十來個外國遊客只折磨了一個多小時就過了關。取行李時才好玩呢，同機的孟加拉兄弟帶的行李什麼鬼東西南北都有，大到電視機，小到破雨傘，大包小包堆如小山。出了機場方知自己還在籠子裏，機場出口用鐵籠圍住，鐵籠的進出兩端都有諸多荷槍實彈的嚟羅把守，一時只能讓一兩輛汽車進出。令人奇怪的是，都已經半夜三更，鐵籠外面還有眾多遊民，黑壓壓一大片。不知這些人是否是專在機場夾道歡迎遠方來客。Pan Pacific 酒店的車將我們接到酒店時已是凌晨一點。酒店的內部富麗堂皇，外面則有手持來福的嚟羅看著，真有點象牛魔大王和鐵扇公主的山寨。

只是覺得這次西遊與以往出遊會有所不同，便就開始胡亂記些趣事和感受，就叫它西行雜記吧。

2002 年 3 月 10 日

一大早就得從被窩裏滾起來準備面試學生。酒店的環境其實還不錯的，座落在市中心。九點鐘開始面試學生，個個都挺優秀，都已先是百裏挑一篩選過了。面試的學生都是報土木工程系，與我的興趣風牛馬不相及，我問的問題也就只好天馬行空了，多是有關孟加拉人文社會及一些吃喝拉撒的事情。還真了解了不少有關孟加拉的現況。全國有一億多人口，首都有一千多萬人，在首都達卡有事做的每人月平均收入只有兩千卡塔（相當三十美元）左右，有一學生已受聘為是大學講師，他說他的月入有七千五百卡塔。孟加拉本是東巴基斯坦，原與現巴基斯坦



是屬於同一國，人民多信伊斯蘭教，男人的地位不見得有多高，可女人的社會地位卻十分卑微，面試的學生青一色都是男的，女孩在孟加拉極少會受高等教育。大多學生學成後是不會回來的，他們認為政府無能，歸來也毫無用處。

下午才有機會踩出酒店大門，哇啦！酒店門口有一大溜漆得花花綠綠三輪摩托車和人力車待租，一出門就被團團圍住。和 PRK 叫了一部三輪摩托到酒店附近一購物中心逛去。上車後才領略到達卡的非一般風情，摩托車汽車皆可逆橫倒行，路上的機動車、人力車、腳踏車、馬車和行人擠得水泄不通，真是橫七豎八，亂七八糟。然而，勇敢的孟加拉人，個個都身懷絕技。雖然看上去觸目驚心，每每只是差之毫厘就撞上了，次次卻都化險為夷，大家倒也相安無事，皆大歡喜。

不知為何，我冒著烈日高溫坐在三輪摩托上，呼吸著這滾滾的塵土和刺鼻的濃煙，心情卻十分悠然自得，還有幾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兒時憧憬的大都市不就是這樣的景象嗎？從前的中國的大都市不也是這樣嗎？就是現在，咱中國不是有很多地方還是如此嗎？不同的社會，卻有驚人的相似。善哉，善哉。



達卡賣布的小夥子

達卡的商場也別有一般。下了車，便有一大群叫賣的和叫化子的圍了上來。事先已有友人忠告，街上的東西買不得，乞丐一個也給不得，給了一個，眾多丐幫就擺不平了。PRK 是專為他太太來買印度布料，賣布的地方倒也好玩，買布的和賣布的都席布而坐，先是合合掌、碰碰手以示友好，然後再討價還價。我幫 PRK 來了張即興照，沒想卻惹來十幾個賣布的小夥子極大興趣，個個披著他們的五顏八色的布飾，搔眉弄姿的，非要本公司給他們照幾張不可。好的是相機是數碼的，他們可以當場欣賞到他們的倩影。民風純樸可見一斑。

傍晚趕到機場去印度方知機場比昨晚所見的還要爛得多，進機場時雖有幾個保安，給些小費便有專人把你的行李拎進去，機場人員見我與他們非親非故（不是孟加拉人也不是印度人），也懶得理我，揮揮手就讓我過去。登記登機櫃臺更是慘不忍睹，幾塊破舊的塑料牌上寫著航空公司名號和航班，已經臟乎乎了，行李輸送帶也不知壞了有多長歲月，上面堆滿了垃圾，櫃臺裏頭有諸多閑雜人員和修理工人閑逛著，甯說運些危險物品上飛機，想搞個核彈上去想亦非難事。最叫絕的是機場候機廳裏的電子計時鐘，計秒的檔每到二十來秒就又從頭開始計起，計分的檔則自管自個兒的，高興時就蹦了一下。這樣的機場和這樣的設備能操控飛機正常運作？也只有安拉知道了。

好事還在後頭呢，我們從達卡到印度加爾各答的孟加拉 Biman 航空公司航班用的是俄制飛機，不知為何從飛機尾巴到背部有一條長長的鋼絲牽拉著，該不是怕機尾在空中會離機而去吧？真佩服這些俄毛子的設計天才。上了飛機，方知機齡恐怕要比俺老人家還要老得多，行李倉該關的時候關不住，該打開的時候打不開，飛機頂部象散了架似，巨大的引擎聲更是令人膽戰心驚。說實在的，要坐這樣的飛機，沒有幾分勇氣還真不行。閉起雙眼睡個大覺吧，老婆孩子們，你們自求多福了。孟加拉，老子真他媽的服了你！

從加爾各答轉機到新德里卻象如臨大敵，與達卡機場恰恰相反，內陸航班候機廳前有個用沙袋堆砌的碉堡，內有一軍人端著槍瞄準外面。機場安檢有六道，最後，總算鳥槍換炮，乘上阿美利堅的波音機，一路睡到新德里。

2002 年 3 月 11 日



弄蛇的人

一整早上在下榻的 Park 酒店面試了六個學生。Park 就座落在新德里市的正中心國會大道上，新德里雖然也是雜亂無章，馬路上人、車、牛混雜（印度的牛才真是牛逼），但要比達卡好了許多。學生個個出類拔萃，英語本來就是他們的日常和學習用語，根本不成問題，只有一學生口吃得厲害，恐怕日常交流會有問題。其中有兩位女生竟然是全新德里大學第一名和第三名。總覺得有點象趁火打劫似的，富裕國家可以用錢爭取到貧困國度的一等人才。印度的社會和經濟情況比孟加拉似乎好得多，可是學生對政客也一樣是深惡痛覺。想想也真難為這些政客，天天為人民服務，卻惹來一身騷。不過這些政客如果不從政他們會從良嗎？值得懷疑。



牛逼的牛

中午，負責安排我們在印度整個行程的旅行社 TCI 一名小經理到酒店與我們共進了午餐。他說坐在我們隔壁桌的一男一女是在印度大名鼎鼎的男女模特。果然，晚上九點多有一群人在我住的房間底下游泳池旁舉行他們兩人主演的新片『December 16』造勢晚會，吵得要命。第二天報紙上就有他們愛來愛去的八卦新聞。

印度社會似乎對中國不甚友好，旅行社小經理說中國搶了他們的領土，現在市場又充斥中國造的賤價電器，搞垮了印度的經濟。我問他想不想和中國做生意，現在可是有很多中國人出國旅遊哦，可他似乎一點興趣都沒有。Park 酒店介紹國際長途電話裏竟然沒有中國，甚為納悶。其實我倒以為不管是孟加拉還是印度在社會和文化上跟中國都有幾分神似。

2002 年 3 月 12 日

今天一早五點就起床，旅行社六點鐘就派人來接我們到火車站去北印度一個叫魯爾基（Roorkee）的小城訪問魯爾基的 IIT（IIT 即印度理工學院英文縮寫，是印度工科學府中第



一等），火車車程四個小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旅行社小經理訂票時將我的出生年份從 63 顛倒成 36，一下子把我變成快七十歲的老頭，可以享受老年人優惠票價（特等艙可以省下幾百盧比，當然全歸旅行社），經理對天發誓說上了火車三十幾歲的老頭跟七十歲老頭是沒有區別，查票員絕對不管。果然老天無眼，列車員查票時竟是熟視無睹，令我傷透了心。火車站到處都是乞丐和苦力。

從新德里到魯爾基一路平川，到處都是富饒的土地，鐵道兩旁民宅建築多以平頂洋房為主，看不出有什麼印度特色。一路無聊，便開閱浙大陳望衡著的『占巫與哲理：周易蘊玄機』，不錯的一本書。每次出遊都習慣帶一兩本平常想看又沒時間看的書。魯爾基就在喜馬拉雅山山麓，往前再坐一站就是全程的終點，再往上就是喜馬拉雅山脈南邊第一峰，海拔四千多米，興都教稱其為聖母峰，峰頂上有一大湖，興都教教徒受洗的聖河便發源於此湖，湖水流向魯爾基穿城而過，每年七、八月魯爾基都會聚滿了從印度各地來聖洗的教徒。今天剛好是興都教神的生日，全民放假，女人守齋，全日不可進食。

負責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副院長 Gupta 教授，他對我們的到訪甚是熱情，給我們介紹了學校的歷史，據他說學校已有一百五十五年的歷史，是印度最老的高等學府，原為英國人創辦的，先是叫湯普森學院，後改成魯爾基大學，不久前還窮得都快不行了，去年剛成功變成一個印度理工學院，財政預算多出了三倍，一下子又富得流油，校內到處正大興土木。中國是學院絞盡腦汁變大學，印度卻是大學要變學院，看來名這東西是沒有太大實質意義。

由於是公共假日，學校不上課，也無法參觀他們教學和科研設備。然而，整個校園給人感覺很是破舊不堪。Gupta 教授原打算安排我和 PRK 住在學校的留學生宿舍，由於我隔天另有安排，需當晚趕回新德里，結果只是 PRK 留下。在這裡留學的學生大都是從印尼，馬來西亞和中東國家來的。

中午，Gupta 教授和化學工程系系主任請我們在留學生樓餐廳用餐。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正經經吃印度餐，想不到印度的東西看起來可怕，吃起來卻很可口，竟然還吃撐了。總算了解印度人為何用手抓東西吃，說實話，吃印度餐就象我們吃雞腿或漢堡包，只有用手抓才是最便利的，任何的筷子刀叉都是多余的。

下午，我們先是和電子工程系和化學工程系的教授座談，然後是給學生推銷我們學校，希望他們能多多申請我校，繼續爭奪人才唄。

回新德里的路上又是漫漫的四個鐘頭，終於把陳望衡評周易的書給啃完了。原來小布什在清華演講時禮堂背景中的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出自於周易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實話，這本書比我以前讀的諸多有關易經的書要好得很多。他把易經當成一本哲學著作，而非一本普通算命蔔卦之書，我滿認同他的觀點。

不過，蠻人以為易經其實也可以說它是一部神學的書。比如易經上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萬物。把太極解析成創造世界萬物的神或上帝也很通，其實和老子的『道德經』中的道何曾不是相通。讀道德經時把道譯成神或上帝，一樣讀得通，且更易理解。比如說，道德經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就可以譯成：上帝或可以被稱為上帝的神，就不是普通的神；比許多淺析道德經的要更容易理解。我覺得中國古代文化似無神實有神，只是中國的神沒有形罷了，如太極，如道。既然是造天地萬物的神，又怎麼會是有形的呢？又何必在乎它的形呢？中國之神似乎更是神乎其神。

陳望衡把八卦中的上中下三爻看成天、人和地三位一體，他說人固然居為中心地位，卻上受制於天下受制於地，只能在之間的條條框框中求進取。想想，為人處事又何不如此？要成事者，非要天時地利人和不行。只是如此時運何時會輪到俺蠻人呢？等吧。

2002 年 3 月 13 日

又是五點鐘起床，昨晚從魯爾基趕回來便是為了今天去參觀被譽為世界奇觀之一的泰姬陵。泰姬陵座落在首都新德里兩百公里開外，是三四百年前印度一位艷后的陵墓。同行的還有三名遊客，一個是印度老太太，小兒科醫生，在美國已有二三十年，一個是巴西籍女士，在美留學後留在美國，是小兒牙醫，她們倆是一夥的，從芝加哥來新德里開會。還有一位是個英國小夥子，搞 IT 的，剛失業，來印度參加他同學的婚禮，年底也要去美國下嫁給一個美國姑娘。套句李敖常說的一句話：我不是臺灣人，可是我是臺灣人的老爸。我呢，我當然不是美國人，可是我是美國人的老爸，天天要餵飽兩個小美國佬。真是巧了，四人之間竟然沒有一個是美國佬，可大家都可以和美國套套近乎。那印度老太，自命為隊長，用餐點菜都由她老人家一手包辦，一天三餐下來，都點的是五花八門的印度菜，大家共用。

從德里到泰姬陵的公路也許是印度最好的一段，相當於我們中國的國家一級公路。路上的交通就比較複雜，甯說時有牛群在路中悠哉遊哉地招搖過市，時不時還來幾輛馬車和慢吞吞駱駝拉的車。左右雙向是隔開的，但使人提心吊膽的是時常迎面開來的耕田拖拉機。一路上看不到任何交通警察，反而有幸目睹有一大男人抱著一只大黑熊在路中翩翩起舞。一二百公里的路程，開上足足四個鐘頭。

泰姬陵在印度的阿格拉（Agra），比起中國的皇陵規模算是小的多，可是有它的獨有特色。整個陵墓是由印度潔白的大理石砌成的，石中鑲嵌著各種花花綠綠的寶石和半寶石。導遊是個墨西哥和印度混血，他說泰姬陵是當時的皇帝為他的皇后所建的，傾盡國力，花了二十二年才建成，全陵建築具有典型的穆斯林風格，牆上刻滿了可蘭經經文。皇后叫瑪哈（Mahal），聽說她長得天姿國色，二十歲入嫁給皇宮，三十九歲病逝，其間為皇帝生了十四個龍種鳳胎，八

男六女。臨死前要皇帝答應她兩件事：一是不續弦，二是建座愛情之陵。皇帝也都做到了。後來參觀皇宮（Agra Fort）時，方知皇帝雖然沒有另立新后，後宮卻尚有佳麗二百（比中國皇帝還算是小巫）。大凡女人，要想留名青史，一要沈魚落雁，二要嫁入皇室，還有最重要的是要死的早，早如楊玉環，近如戴安娜，例子比比皆是。



泰姬陵

據說皇帝還想在泰姬陵的對面，隔河相望再為自己建一座同規模的陵墓，其子非常不滿乃父所為，就把皇帝抓起來，關在河對面一座特別建造的監獄，監獄只有一個窗戶面對泰姬陵，皇帝雖失去自由，卻可天天望著自己一手策劃的泰姬陵。直到老死，其子將他下葬在皇后居中墓穴的右手邊，這也是陵中唯一不相對稱的地方。

中國和印度的歷史也有頗為相似的地方，如中國歷史上有元清兩朝是由外族統治，建泰姬陵的印度皇帝也是侵略並統治印度的外族人。導遊和印度老太雖然對泰姬陵的建築非常自豪，但提起那段歷史似乎都面有難色，泰姬陵再偉大，畢竟不是他們正統的興都文化。想想咱們，不知是健忘還是博愛，現在鋪天蓋地都是有關滿清的電影電視劇，康熙這的乾隆那的，似乎又做回滿清子民。提起成吉思汗還眉飛色舞的，說是中國史上偉大的君王，元朝時蒙古人是如何對待漢人，都忘得一幹二盡了。

2002 年 3 月 14 日

今日閑來無聊，在新德里買了些紀念品，最喜歡在街邊攤砍價殺價，直殺到攤主臉色蒼白，幫 PRK 把一個假名牌錢包從一百七十五盧比一直殺到七十五盧比，自己買了一對銅駱駝，也從兩千五盧比一路砍到一千，還真擔心印度人把我也砍了。

傍晚續行到印度東南部重城金奈（Chennai），兩年前這個城市還叫 Madras。印度近來民族主義高漲，時興將當時英國佬統治時取的名改回本民族語言。到金奈已是晚上八點，下榻在市區 Park Sheraton，是此次行程最豪華的酒店。

2002 年 3 月 15 日

今天是本行程最忙碌的一天，金奈的學生特別多，這城市明顯比新德里要落後，學生水準要來得低。忙了幾乎一整天，面試了十來個學生，大部分是從地方工程學院來的，要比印度理工學院的學生差一大截。他們的英語極為難懂，有幾個好象也聽不懂我說的英語，有時還要來個比劃比劃。

印度同事在此地有許多親友，我們只好分頭行動了。本想到酒店外面街上找個中餐館解解饞，好幾天沒有吃到中餐了。酒店門前布滿了警察，好象是有什麼大人物在酒店內活動。跨出酒店，方知街道上人頭攢動，可到處都是烏七麻黑的，只在酒店周圍繞了一圈，便又縮了回去。櫃臺告訴我酒店裏有一家很高檔的中餐館。

中餐館內燈火灰暗，燭光閃閃，服務生彬彬有禮，鋼琴聲輕輕飛揚，氣氛果然不錯，心情頓然好了許多。管他價錢如何，蠻人是從來不虧待自己，先是來了杯法國白葡萄酒，再點了一碗魚翅湯，另加一盤清蒸魚和一盤炒竹筍，悠哉遊哉地慢慢享受一番。服務生的服務水準絕對一流，在恰到好處時給我來了一壺不錯的中國茶，真讓我都有些感動，茶可是我之最好。只是這一人獨享如此美味佳肴，燭光琴聲，似乎少了點什麼，未免有些自意黯然。

2002 年 3 月 16 日

這是我這次行程的最後一天，已經辦好所有的登機手續，再過一兩個時辰便要登機回去了。下午，打個的到附近的一個海濱沙灘兜了一圈，沙灘是很不錯，對著印度洋上端的孟加灣。但除了我之外，就沒有其他遊客，沙灘上的看上去都是當地漁民。沙灘上有個用茅草搭起的小村落，該是住著漁民。有幾對情侶冒著烈日在又熱又臟的沙灘上談情說愛（愛情的力量還真偉大）。我呢更無聊，傻乎乎地站在烈日底下個把鐘頭，看著一群漁民在打魚，他們打魚的方式實在原始，但很有趣。他們不會說英語，只好和他們指手劃腳比劃一通。他們向我要香煙，我說沒有，我向他們要魚，他們指著幾里開外的小船，意思說要等他們把那小船拉上岸，才有魚。看他們懶洋洋的樣子，估計沒有兩三個鐘頭是拉不上來的，就和他們雞同鴨講胡扯一番後離開沙灘。載我來的的士還在那裡，看來司機是宰定我了，就只好再坐他的車回酒店了。

此次西行，原不希望有什麼玩頭和收穫，可最後卻是棒極了，對印度的社會和文化了解了許多。孟加拉和印度都十分落後，但這次出遊卻比三四周前從澳大利亞回來時的感覺好得多。

雖然不象唐僧師徒們取到了真經，但卻也不虛此行啊。我想我會舊地重遊的，下次會帶兒子去爬喜馬拉雅，這可是他的夢想。



金奈沙灘上的漁村

馬上就要登機了，我的雜記也就此畫上了個句號。再見吧，小印度！知道你們一直在想當老大。